

語絲

期五十七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語絲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國外全年再加郵費八角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瓦釜集代自序

劉復

啓明兄：

今回寄上近作瓦釜集稿本一册，乞兄指正。集中所錄，是我用江陰方言，依江陰最普通的一種民歌——『四句頭山歌』，的聲調，所做的詩歌十多首。集名叫做『瓦釜』，是因為我覺得中國的『黃鐘』實在太多了。單看一部元曲選，便有那麼許多的『萬言長策』，真要叫人痛哭，狂笑，打嚏！因此我現在做這傻事：要試驗一下，能不能盡我的力，把數千年來受盡侮辱與蔑視，打在地獄底裏而沒有呻吟的機會的瓦釜的聲音，表現出一部分來。

我這樣做詩的動機，是起於一年前讀戴季陶先生的阿們詩，和某君的女工之歌。這兩首詩都做得很好；若叫我做，我做不出。但因我對於新詩的希望太奢，總覺得這已好之上，還有更好的餘地。我起初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後來經過多時的研究與靜想，纔斷定我們要說誰

某的話，就非用誰某的真實的語言與聲調不可；不然，終於是我們的話。

關於語言，我前次寫信給你，其中有一段，可以重新寫出：『……大約語言在文藝上，永遠帶着些神祕作用。我們做文做詩，我們所擺脫不了，而且是能於運用到最高等最真摯的一步的，便是我們抱在我們母親膝上時所學的語言；同時能使我們受最深切的感動，覺得比一切別種語言分外的親密有味的，也就是這種我們的母親說過的語言。這種語言，因為傳布的區域很小（可以嚴格的收縮在一個最小的地域以內），而又不能獨立，我們叫它方言。從這上面看，可見一種語言傳布的區域的大小，和他感動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個反比例。這是文藝上無可奈何的事。』

關於聲調，你說過：『……俗歌——民歌與兒歌——是現在還有生命的東西，他的調子更可以拿來利用』（新青年八卷四號「詩」）。這

是我們兩人相隔三萬多里一個不謀而合的見解。

以上是我所以要用江陰方言和江陰民歌的聲調做詩的答案。我應當承認：我的詩歌所能表顯，所能感動的社會，地域是很小的。但如表顯力與感動力的增強率，不小於地域的減縮率，你就並沒有失敗。

其實這是件很舊的事。凡讀過 Robert

Burns, William Parnes, Partric Oregary 等人的詩的，都要說我這樣的解釋，未免太不憚煩。不過中國文學上，改文言為白話，已是盤古以來一個大奇談，何況方言，何況俚調！因此我預料瓦釜集出版，我應當正對着一陣笑聲，罵聲，唾聲的雨！但是一件事剛起頭，也總得給人家一個笑與罵與唾的機會。

這類的詩，我一年來共做了六十多首，現

本日期錄

瓦釜集代自序	劉復
論並非睚眦之仇	劉復
淡淡的血痕中	魯迅
一覺	魯迅
哀悼與憶念	魯迅
我們的閒話（四一五）	魯迅
寄——	魯迅
是誰	魯迅
結婚與死	魯迅

在只刪贖三分之一。其實這三分之一中，還儘有許多可以刪，或者竟可以全刪，所贖的只是一個方法。但我們的奇怪心理，往往對於自己新造的東西，不忍過於割削，所以目下暫且留贖這許多。

我懸着這種試驗，我自己並不敢希望就在這一派上做成一個詩人，因為這是件很難的事，恐怕我的天才和所下的功夫都不夠。我也不希望許多有天才和肯用功夫的人，都走這條路；因為文學上，可以發展的道路很多，我斷定有人能從茅塞糞土中，開發出更好的道路來。

我初意想做一篇較長的文章，將我的理論詳細申說：現在因為沒有功夫，只得暫且擱下。一面却將要點寫在這信裏，當作一篇非正式的 Dedication。

我現在要求你替我做一篇序，但並不是一般出版物上所要求的恭維的序。恭維一件事，在施者是違心，在受者是有愧，究竟何苦！我所要求的，是你的批評：因為我們兩人，在做詩上所嘗的甘苦，相知得最深，你對於我的詩所下的批評，一定比別人分外確當些；但這樣又像我來恭維你了！——其實不是，我不過說，至少也總沒有胡「盜賊」(！)先生那種怪談。

現在的詩界真寂寞，評詩界更寂寞。把『那輪明月』改做『那輪月明』湊韻，是押『稱鍾

韻』的人還不肯做的，有人做了。把新芬黨人的獄中絕食，比做伯夷叔齊的不食周粟，是搭截大家還不敢做的，也有人做了。做了不算，還有許多的朋友恭維。

這種朋友對於他們的朋友，是怎樣的心理，我真推想不出。若說這樣便是友誼，那麼，我若有這樣朋友，我就得借着 Wm. Blake 的話對他說：

“Thy friendship oft has made my heart
to ache:—

Do be my enemy, for friendship's sake.

我希望你為友誼的緣故做我的朋友，這是我請你做序的一個條件。

劉復一九二一，五，二〇，倫敦。

論並非睚眦之仇

豈明

我剛在京副上做過一篇文章，說明對於白話老虎報(即現代評論)的閒話大家陳源的攻擊，純粹因為他的捧章士釗，並不是由於什麼「文人相輕」，不料陳源在楊德羣女士事件的閑話裏又彷彿在說我是報「睚眦之仇」，這又奇了。試申論之。

我與陳源一點都沒有什麼仇。我最初看見陳源先生是在北大，我聽說他是由那時在歐洲的劉半農傅孟真聯石保薦來的，這兩位都是我

很熟的朋友，所以我對於他們所薦舉的人自然也很看重的。第二次見面是在我的家裏，那時是兩個朋友和我邀請些人來喝酒談天。以後不久就有了那個時常在晨報論前啓事的聚餐會，我也去了不少次數，直到新月社成立為止。不過松樹胡同我雖沒有去過，在別處的會見却還是常有，我記得去年二月中旬還曾經承陳源先生和丁西林張鳳舉二君之邀，同去逛過玉皇頂，後來或者還會餐過一二次。到了五月末的那一期現代評論出來，說起「某籍某系」的流言，我纔心裏有點不以為然，但是因為楊蔭榆女士是無錫人，是陳源先生的某籍，我以為或者是一時鄉曲之見，要替她幫忙，也還不足深怪的。八月一日以後，楊蔭榆劉百昭率領老媽打手，爬牆打扇，章士釗請教東吉祥，正人君子之真面目全然曝露，陳源一面為北大反反章派之柱石，一面在現代評論上大做其閒話，為章士釗張日，從這時候起，老實說，我乃完全看不起他了。我與陳源個人始終沒有嫌怨，既沒有要爭那裏的教務長，也沒有什麼別的糾葛，不但未曾有過言論或意見上的衝突，其實真是連眼睛的斜看一下也沒有。不，什麼都沒有。我看不起陳源的是他的捧章士釗，捧無恥的章士釗，做那無恥之尤的勻當。現代評論當初雖然不是我們的同志，但也未必便是敵人，他們要收章士釗的一千元，也不干我事，只要他

們不丟醜，不要常作賄賂，但是，看呵，這樣一副情形，由不好惹的陳源先生起來千方百計明鎗暗箭地替章士釗出力，閑話具在，不是別人能夠「偽造」的。這不但表明陳源是章士釗的死黨，即現代評論也不愧因此而諱為「白話老虎報」。我平常是對於私怨最不計較的，因了這與已無下的閒事却不惜抹了臉來與曾經有過交際的現代評論及陳源先生吵鬧，這實在是我的一種壞脾氣，雖壞而無可補救的脾氣。甚於睚眦之怨我倒會忘記，連睚眦都沒有的地方倒糾纏不捨，真可謂迂極了，或者這頗有送進狂人院去的資格，正如不配拿章士釗的一千元而自鳴清高的人一樣罷（四，一一。）

淡淡的血痕中

魯迅

——野草之二十二——

目前的造物主，還是一個怯弱者。

他暗暗地使天變地異，却不敢毀滅一個這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長存一切屍體；暗暗地使人類流血，卻不敢使血色永遠鮮濃；暗暗地使人類受苦，却不敢使苦人永遠記得。

他專為他的同類——人類中的怯弱者——

設想，用廢墟荒墳來襯託華屋，用時光來沖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

少，不太多，以能微醉為度，遞給人間，使頹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者，若無知，也欲死，也欲生。他必須使一切也欲生，他還沒有滅盡人類的勇氣。

幾片廢墟和幾個荒墳散在地上，映以淡淡的血痕，人們都在其間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但是不肯吐棄，以為究竟勝於空虛，各各自稱為「天之僂民」，以作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的辯解，而且悚息着靜待新的悲苦的到來。新的，這就使他們恐懼，而又渴欲相遇。

這都是造物主的良民。他就需要這樣。叛逆的猛士出於人間，他屹立着，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隣，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戲，將要起來使人類蘇生，或者使人類滅盡，這些造物主的良民們。

造物主，怯弱者，羞慚了，於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於是變色。

一覺

魯迅

——野草之二十三——

飛機負了擲下炸彈的使命，像學校的上課似的，每日上午北京城上飛行。每聽見機件搏擊空氣的聲音，我常覺到一種輕微的緊張，宛然目視了「死」的襲來，但同時也深切地感

到「生」的存在。

隱約聽到一二爆發聲以後，飛機嗡嗡地叫着，冉冉地飛去了。也許有人死傷了罷，然而天下却似乎更顯得太平。窗外的白楊的嫩葉，在日光下發烏金光；榆葉梅也比昨日開得更爛漫。收拾了散亂滿牀的日報，拂去昨夜聚在書桌上的蒼白的微塵，我的四方的小書齋，今日也依然是所謂「窗明几淨」。

因為或一種原因，我着手編校那歷來積壓在我這裏的青年作者的文稿了，我要全都給一個清理。我照作品的年月看下去，這些不肯塗脂抹粉的青年們的魂靈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他們是綽約的，是純真的，——阿，然而他們苦惱了，呻吟了，憤怒，而且終於粗暴了，我的可愛的青年們！

魂靈被風沙打擊得粗暴，因為這是人的魂靈。我愛這樣的魂靈，我願意在無形無色的鮮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渺飄的名園中，奇花盛開着，紅顏的靜女正在超然無事地逍遙；鶴唳一聲，白雲鬱然而起……這自然使人神往的罷，然而我總記得我活在人間。

我忽然記起一件事：兩三年前，我在北京大學的教員預備室裏，看見進來了一個並不熟識的青年，默默地給我一包書，便出去了；打開看時，是一本淺草。就在這默默中，使我懂得了許多話。阿，這贈品是多麼豐饒呵！可惜

那淺草不再出版了，似乎只成了沉鐘的前身。那沈鐘就在這風沙瀕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裏寂寞地鳴動。

野薊經了幾乎致命的摧折，還要開一朵小花，我記得託爾斯泰曾受了很大的感動，因此寫出一篇小說來。但是，草木在旱乾的沙漠中間，拚命伸長牠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來造成碧綠的林莽，自然是爲了自己的「生」的，然而使疲勞枯渴的旅人，一見就怡然覺得遇到了暫時息肩之所，這是如何的可以感激，而且可以悲哀的事？

沉鐘的無題——代啓事——說：「有人說，我們的社會是一片沙漠。——如果當真是一片沙漠，這雖然荒漠一點也還靜肅：雖然寂寞一點也還會使你感覺蒼茫。何至於像這樣的渾沌，這樣的陰沉，而且這樣的離奇變幻！」

是的，青年的魂靈屹立在我眼前，他們已經粗暴了，或者將要粗暴了，然而我愛這些流血和隱痛的魂靈，因爲他使我覺得是在人間，是在人間活着。

在編校中夕陽居然西下，燈火給我接續的光。各樣的青春在眼前一一馳去了，身外但有昏黃環繞。我疲勞着，捏着紙烟，在無名的思想中靜靜地合了眼睛，看見很長的夢。忽而驚覺，身外也還是環繞着昏黃，烟篆在不動的空氣中上升，如幾片小小夏雲，徐徐幻出不能指

名的形象。

哀悼與憶念

祖正

三月十八日。三月十八日之晚得悉劉楊兩君的死報。當時我在朋友家，彼此愁容滿面的等待一刻一刻外面襲來的種種悲潮。朋友家隨了學友們到了執政府去的尚未成年的幾個人回到了家了。相慶無事之後，又聽了些驚駭欲絕的話。我辭別，正欲回家，走到外院，朋友從客廳電話旁走出來驟然告我道：

「女師大劉和珍被打死了！」

「劉和珍死啦！」我自己也吃驚的出了大聲。

在冷夜裏回來，一進門就打電話給馬幼漁先生，馬先生說「確已死了。季勳親眼看見的。還有楊德羣同被槍殺。」

我接着打電話給季勳先生。許先生說「劉和珍確已無救，尸體今夜擱在執政府，明朝可望領回。楊德羣死在官醫院已抬到學校。」

我又打電話給與許先生同到執政府的林玉堂先生。時已深夜。經了好久才通的電話中得到的話是同樣的。

方才沈尹默先生得的電話是馬先生打的。馬先生得自許林二先生。我問了馬先生，又問了許林二先生，那末這個死報已是無可懷疑的

死報。然而……

二

翌朝是潔白的雪花紛紛舞飄在空中的北京了。奔馳到校，就在大禮堂中見到楊德羣君的靈柩。呆望着那具粗薄的棺材，棺材周圍哭倒在那裏的同學。

劉和珍君的靈柩直到近午才到。與楊君的并放。全校痛哭。把比之楊君的更粗薄的那個棺蓋揭開，我就見到只隔一天成了尸體的劉和珍。

地檢廳檢驗完畢後沒有把衣服穿上，只把一堆血衣亂塞在棺內。棺蓋揭開時，胸腰是露出的，亂蓬的黑髮下看到半開怒視的兩隻眼睛。臉是蒼灰色。身首上凝結着血潮。把她從棺中拉出，仰面放在棺蓋上。爲要查看傷處，再把她轉過背來。發見右背一彈孔乃是左腋一彈之人口。左腕對穿的兩孔適與此兩孔成一直線，知是一彈殞命的。那時棺蓋上已流着血水。

其時楊德羣君的尸體也已從棺中拉出，放在棺蓋上，正在外光下照相了。棺蓋上也是血水迸流着。楊君是預科學生，我到此刻看見的是她的尸體了。短髮披亂在血面上。中彈在後背穿過前胸。胸間裂開有數寸之寬。照完了楊君就照劉君。胸背兩面共照四張。

入夜，學校的治喪組會同了學生與死者的家族在禮堂舉行入殮。另請了律師及校醫來，把屍傷與地檢廳抄來死傷格的底稿詳細慎重

的對照一次，經劉楊二君的親族及同學等親查無異議後，簽名於律師擬定之被害記錄上。

所謂劉楊兩君的親族者，劉君之未婚夫方君；楊君的幾個在京親友。劉君家有老母弱弟遠在江西。楊君家又遠在湖南。

再翌朝二十日蓋棺。全校教職員學生都齊集禮堂，眼看着那不意識悲哀的棺木舖伙計們抬起新換的厚重棺蓋把兩個難於忘却的臉面永遠從我們的眼中掩蓋去了。嗚呼！

我自識劉君為時只三閱月。講堂上統計不過十餘次的見面。年假前為學校演劇，劉君來寓借西服，方悉劉君姓名。然而就短少的幾面中已覺得劉君的好學，劉君的溫和，劉君的堅毅。昨天喪事場中又同她生前未婚夫方君談了幾句劉君的性行身世，真感到傷逝的是如此的一個青年！關於楊君我不曾認識她於生時。昨據同學口述道，楊君早畢業於尋常師範，執教艱苦平年積貯了學資，方又負笈來京師考入女師大。

唉！兩君真都是國家柱石的有志青年。不是單去對外挑戰以逞己意的輕燥的改革家，乃是有心於內修誓志於深造，想做真正革命家的人。這次之死在血濺的民族史上是決不會淹滅的一個事蹟。但是在對於兩君所處地位上的我而說，是不能不抱遺憾的一件事實。我豈止於遺憾，我又深於惜痛。我對於輕言學生干政的

時彥，快從非難而到怨憤了。然而我須鄭重聲明。這次劉楊兩君——及其餘死難者，都不是第二義的干政。乃是青年人固有的血性驅使到此的。或者我敢單為劉楊兩君確切地如此說。尤其我知道劉君比其餘的較多，更敢負責地如此說。但我不多說了。我已決心想為劉君作詳傳。

三

幾天來確是累了。不知怎樣寫才好。就是所寫的也不及所欲寫的萬一。我索性不寫，索性不說了。沉默是惟一的哀悼罷。

因為劉楊兩君早用了沉默來告訴我們要寫要說要做的事了。

但是我的惜痛是無已的。早歲經了喪離，中年非無哀痛，然而要把幾天來不欺的心懷告白出，這確是我近來少遇着的一件哀悼事實。

(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後四日)

四

三月十八日。三月十八日到今天——四月七日，適巧已隔了二十天；距我寫出上面幾段的日子也是兩個禮拜多了。今天是星期三。喪事以來，第一次去上了女師大的課。我本不想再寫什麼話的了。走進英語系教室，看見那副塵封的棹椅，想到劉君死難前一日的十七日也是星期三。於是強烈的記憶指引我的眼睛貫注到攤在面前的課本中一段文字上去。我對同

學們提及劉君，憶念劉君。「憶念」是相當於英語 *to miss* 的一個動詞。那一段課本是三月十七星期三的朝上譯讀的。今朝我又把這一段與同學們重談一次

「注滿一杯酒在手」這是祝你到永生的旅路上去。但願死得敏而痛快！呀，我由你的意思中看出。所以我又何必阻止你？在天才者生與死是一樣的。我是雖生猶死。可是雖死猶生的。你把自己殺了要使少數人憶念你……（把手鎗放下）……」

如今想來，被難之前一日，我已向劉女士行了「死之說教。」這或者是偶然的事。然而今朝重讀此文，實在是難受萬分，那能抵擋得住心頭重重的那個壓迫！記得我把：*"I am so glad during life and I veafter death."* 要大家解釋，因為劉君坐在頂前，指了她時。她含笑回說「不知道」；等到舉例說明之後，劉君就說「雖生猶死，雖死猶生」。記得 *to miss* 那個字，上星期經了詳細的說明，說，不好單譯為「忘掉」。記得我把 *You kill yourself in order to make a few people miss you* 問到 *miss* 那個字義時候，劉君就趕忙回答，口齒很清晰的說道「憶念」。

這些記憶永久是強烈的留着，這些聲音也永久是清晰的聽着。你生前所不知道的「雖生猶死，雖死猶生」那兩句話，如今你用了自

己的死來說明給大家了。因為我們是見到了你的死後。見到了許多許多的人對你稱嘆，向你同情，為你揮淚。至少有少數的人將不已的『憶念』你下去。(四月七日星期三。)

我們的閒話

四 再論西瀛的吃嘴巴

便在新近，不是有那麼一回事嗎？

因為我說現代評論社會受過章士釗經手及其他的二千二百元津貼——現在該說章士釗經手的一千元是『賄賂』了，西瀛卻說只要我或別人能證明他曾領受過三個銅子的津貼，便不再說話；不然，我使應當吃嘴巴。

一定，『這還夠不上算是擺紳士的臭架子哩』，只是西瀛『以務光許由自負』吧了。

很掛念的，到如今我還不會吃得西瀛所謂應當吃的嘴巴，大概這是因為不應當了吧？可是，在奉飛機方向北京來擲炸彈的時節，在西瀛瀆感到『失節事小，打死事大』的時節，在西瀛悔恨(你看多麼可憐！)沒有去領那有些住在東交民巷的人說他有資格支領的津貼的時節——

正是這時節，打了自己的嘴巴了；還是吃？

西瀛不是說我說他領了津貼嗎？會幾何時而變成有些住在東交民巷的人了。我不知道住在東交民巷說這話的人是誰，段祺瑞呢還是章士釗？西瀛總該明白。至於我，依然住在我從前住的家裏，也照常出門，也照常和太太等去逛公園這類地方。倘若要證明，便是在四月七日午後約摸六點鐘的時節，我還看見西瀛——『是他不是』——手臂上搭了一條紫色絲圍巾在中央公園的土山上站着，飄飄然的。

噫，不幸而言中矣，吾不云乎：西瀛更應該先用維持公理的手很很打自己的嘴巴給大家看。西瀛自己說，他『一向不愛與人較量的理由』，是怕『陷，陷，陷，直到沒頭沒頂才完畢。在叫局問題時，據說『已經踏了兩脚泥』。現在關於津貼問題，又是吃，吃，吃，自己吃了嘴巴。你看妙不妙？(川島)

五

我不是文人，更不是詩人，所以寫文章絕不講究，只是隨意亂塗，但也有一點規矩，便

是在文句上竭力求能表出我的真意，在意見上始終設想預備給自己的子女們去看。

我的思想大抵頗舊，有些還很有點車旁軍的氣味，如我同「夷苦」玄同兄說過，像憶那樣的詩集應當刻木板，而且板心要小，紙張要大。——我們這些年已不惑，曾做過八股文的人，那里會有什麼新思想呢？然而却也有人，大半還是青年，說我的思想是「過激」。這固然未必然，也未必然。在我的陳年思想中，比較地新一點的東西只有幾道嚴復先生起首介紹進來的所謂天演論，不過我因此而喜讀芬蘭威斯忒瑪克教授(Westermark)的道德觀念之起源與發達，覺得世界上沒有天經地義，道德常是因時地而變遷的。這雖然似乎有點新，其實也極是平常的事，據我看來只是文明國的兒童所應知道的常識之一小部分。我作文章，大抵就只發表多少關於這個常識的意見，說給青年男女聽聽，自己的子女當然在內，而且或者更是首先聽到。不說違心之論，不說自己不願意子女們知道的話，這是我的文例，至於思想

之新舊平激都不成什麼問題，因為這不是自己作得主的。(豈)

寄

守莊

在苦悶的寂寥中，
我總是想起你了；
在歡暢的夢魂中，
我不但是想起你了！
梧葉綠得癡肥的時候，
我爲你而醉了；
梧影在月光下顫抖的冬夜，
我爲你而狂了！
一別三年，庭梧老拙得多了，
可是我的夢還是那麼的綠！

＊ ＊ ＊

當我們在柳莊時，
你對你的母親說：
『我抱獨身主義，』
我急翻了暗暗問你，
你回答我『騙騙伊。』
現在你真的嫁了人哩！
現在你真的嫁了人哩！

是誰

石民

是誰從你的面上舐去了那紅艷的色澤？
是誰從你的眼中吸去了那清潤的光明？
親愛的，我吻你，我熱烈他吻你——
唉，你的嘴唇！怎麼會如石頭一般冷？

分明你臥着在我的懷裏，——這不是你？
是的，我摟抱着，這樣緊緊地；
而且我的手並不會鬆，——不，我決不離開！
但是，怎麼，親愛的，我叫你，你老是不理？

一九二六，三月七日。

結婚與死

豈明先生：

在語絲六八期上看到說起花煞，我預備把我所知的一點奉告。這種傳說我曾聽見人家說起過幾次，知道牠是很有來歷的，只是可惜我所聽到的也只是些斷片，很不完全。據說從前有一個新娘用剪刀在轎內自殺，這便是花煞神的來源。因此紹興結婚時忌見鐵，凡門上的鐵環，壁上的鐵釘之類，都須用紅紙蒙住。

關於那女子在轎中自殺的事情，聽說在一

本花煞卷中有得說起。紹興夏天晚上常有一「宣卷」，花煞卷就是那種長篇寶卷之一，但我未曾聽到過，只有一個朋友曾見這卷的刊本，不過已記不清楚了，只記得那新娘是被強槍去成親，所以自殺了。

紹興從前通行的新娘裝束，我想或者與這種傳說不無關係。其中最可注意的，便是新娘出轎來的時候所載的紙製的「花冠」。那冠是以竹絲爲架，外用紅綠色紙及金紙糊成，上插有二寸多長的泥人，名叫「花冠菩薩」。照一般的情形說來，本來活人是不戴紙帽子的，例如夏季中專演給鬼看的「大戲」(Duchai)和「目蓮」，台旁掛有許多紙帽，戲中人物均穿戴如常，唯有出台來的鬼王，活無常(Wueh-wuzong)，總之凡屬於鬼怪類的東西都戴這掛在那裏的紙帽。(進台時仍取下掛在台邊，不帶進後台去，演戲完畢同紙錢一併焚化。)今新娘也戴紙帽，豈扮作一種花煞神之類乎？又穿的那件「紅綠大袖」也不像常人所穿的衣服，形狀頗似「女吊神」背心底下所穿的那件紅衫子。又據一位朋友說，紹興有些地方，新娘有不穿這件貫來的「紅綠大袖」而借穿別人家的「壽衣」的，只是什麼理由却不知道。我想，只要實地去考查，恐怕可以找出些道理來，從

老年人的記憶上或可以得到些有用的材料。

搜轎確似在搜別的妖怪，不是搜花煞神。因為花轎中還能藏匿各種別的鬼怪，足為新娘之害，如歐陽方或現那齣戲中，花轎頂上藏有一個吊死鬼，後被有日月眼的鄭三弟看出，即是一例。

還有，紹興許多人家結婚時向用「禮生」念花燭的，但別有些人家却用一個道士來念。我曾聽見過一次，雖然念的不過是些吉利話，但似乎也是很有意義的事情。我看道士平時所做的勾當，如發符上表作法等，都是原始民族中術士的舉動，結婚時的招道士來祝念，當有魔術的意思含在裏邊，雖然所念的已變成了吉利話而非咒語了。中國是極古老的國度，原始時代的遺跡至今有的還保留著，只要加意調查研究，當可得到許多極有價值的資料。事情又說遠了，就此「帶住」罷。順風上，三月九日於上海。

豈明案，新娘那樣裝束，或者是在扮死人，意在以邪辟邪，如方相氏之戴上鬼臉。但是其中更有趣味的，乃是結婚與死的問題。我記起在希臘古今宗教風俗比較的研究書中說及同樣的事，希臘新娘的服色以及沐浴塗膏等儀式均與死人殮時相同。

紹興新人們的衣服都用 薰，不過用的是

芸香，而薰壽衣則用柏香罷了；他們也都舉行「浴瀉」的典禮，這並不是簡單的像我們所想的洗澡，實在與殮時的同樣是一種重要的儀式。希臘的意思我們是可以知道的，他們關於母崇拜古時有一種宗教儀式，大略如原始民族間所通行的入道式（Initiation），希臘則稱之曰成就（Telos），他的宗旨是在宣示人天交通的密義，人死則生天上，與諸神結合，而以男女配偶為之象徵。人世的結婚因此不啻即具體的顯示成就之歡喜，亦為將來大成就（死）的永生之嘗試，故結婚常稱作成就，而新人們則號為成就者（Telion）。所以希臘的風俗乃是以結婚的服飾儀式移用于死者，使人不很覺得死之可悲，且以助長其對於未來的希望。陀螺中我曾譯有三首現代希臘的挽歌，指出其間有一個中心思想，便是將死與結婚合在一處，以為此世的死即是彼世的結婚。今轉錄一首于下：

「兒啊，你為甚要去，到幽冥裏去？那里是沒有公鷄啼，沒有母雞叫，那里沒

有泉水，沒有青草生在平原上。餓了麼？在裏沒有東西吃；渴了麼？在那裏沒有東西喝；你要躺倒休息麼？你得不到安眠。那麼停留罷，兒阿，在你自己的家裏，停留在你自己的親人裏。」

「不。我不停留了，我的親愛的父親和深愛的母親，昨天是我的好日，昨晚是我的結婚，幽冥給我當作丈夫，墳墓做我的新母親。至於紹興的風俗是什麼意思我還不能領會，我看他不是同希臘那樣的拿新娘的花冠去給死人戴，大約是顛倒地由活人去學死裝束的。中國人的心裏覺得婚姻是件「大事」，這當然也是有的，但未必會發生與死相聯屬的深刻的心理；獨斷地說一句，恐怕不外是一種辟邪的法術作用罷。這種事情要請專門的廚司來管，我們開蓬的道士實在有點力有不及。還有，那新娘拜堂時手中所執的掌扇也不知道是什麼用的，——這些緣起傳說或者須得去問三隸街的老漫，雖然不免有些附會或傳說，總還可以得到一點線索罷。三月十六日。